

鲁迅先生的“笺纸”朋友圈

张娟

鲁迅是中国 20 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殊不知,他还是一位大艺术家,特别是对于版画,可以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周口市博物馆举办的“愿乞画家新意匠——鲁迅与版画展”,以实物形式展出了多张鲁迅收藏的笺纸,可谓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

笺,尺幅较小,纸张精致华美,也称作信笺、花笺等。信笺是写信用的,为古代很多文人雅士所喜爱。花笺,顾名思义就是宣纸上有花纹图案。若用以题咏写诗,便称为诗笺。古代文人雅士往往自制笺纸,以标榜其高雅、不入俗流。现在的人们很少有自制笺纸者,古笺更是难得一见。

笺纸作为信件的重要载体,鲁迅先生一直在使用。1912年,鲁迅经常到和平门外的琉璃厂购买笺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淘货。日积月累,淘到的货多了,他便萌生了编辑成书的想法。他在晚年与郑振铎先生共同编选了一部《北平笺谱》,原版印制 100 套。此书选图精美,木版宣纸彩印,因其印数少、品位高,现已成为非常珍贵的善本书,被后人称为“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唯一丰碑”,这是相当高的评价。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木版笺纸这门传统技艺日渐式微,鲁迅遗留的数十种信笺,约 400 张,便显得弥足珍贵。

木刻分为传统木刻和新兴木刻,笺纸是中国传统木刻的一种,采用木版宣纸彩色套印技术。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是在中国传统木刻基础上融入国外创作木刻技法而形成的。鲁迅就是秉承“择取中国木刻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这样的理念来倡导新兴木刻的。鲁迅所说的中国遗产就是中国传统木刻,新机就是外国的创作木刻技法。

鲁迅先生收藏并用过的花笺是很讲究的,所选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他的美术修养和审美趣味。鲁迅日记中有许多诸如到琉璃厂清秘阁、荣宝斋、静文斋、青云阁等笺纸店购买信笺的记录。在鲁迅收藏的诸多笺纸中,有一张《东坡履笠图》。该图是清秘阁监制的,绘画手法完全就是陈洪绶的笔法,方中有圆,笔力雄健,夸张怪诞,体现一种“力之美”,这正是鲁迅先生推行新兴木刻运动时所提倡的创作理念。陈洪绶(1598年-1652年),字章侯,浙江诸暨人,明末清初杰出书画家,因其擅画莲花,故自号“老莲”,于是世人多以“陈老莲”称之。陈老莲善于画山水、花鸟等,尤以人物画成就最高,其书法方面的造诣



也相当高。陈老莲早期习画路径非常独特,年幼时,蓝瑛曾指点其作画,也得到董其昌好友陈继儒的赏识,后结识了理学家刘宗周、著名文人张岱、大书画家祁正祥,并效仿吴门画派的宗师沈周,画作气势不凡、笔力雄健。他的画风独特,人物画以怪诞名世,线条多变,格调高古。鲁迅对陈洪绶推崇倍加,藏有多本陈洪绶的画册,在晚年本来打算出版《博古叶子》,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陈洪绶是书画界的白描鼻祖,地位和水平相当高。所幸的是,鲁迅当年选编的《博古叶子》样本,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由于是样本,所以比较简易,是毛边本,然而它的价值不可估量,因为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孤本,全世界

唯其一本。

陈老莲鲜明的画风对后人的影响很深,清末的“三任”(任熊、任薰、任颐)受其影响极大,雍正、乾隆年间的王石谷、罗聘、华岳等人都融合了陈洪绶的画法,然后进行了创新,形成自己的个性。任颐即任伯年。近代画家中,任伯年受陈洪绶影响最大。任伯年是吴昌硕的老师,吴昌硕是陈师曾的老师。陈师曾是鲁迅非常推崇的画家,二人兴趣相投,友谊深厚,可谓一生的挚友。鲁迅称陈师曾“才华蓬勃”,周作人对陈师曾的画作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画“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

鲁迅所藏笺纸中有 20 多张齐白石老人的画。齐白石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作品在拍卖市场屡创新高。我们现代有很多画家学习齐白石的绘画风格。鲁迅对齐白石的画也很重视,在《北平笺谱》序言中提到“很高兴地发现了齐白石的人物笺四幅,说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调都臻上乘”。齐白石这四幅画,在表现手法上,借用八大山人画风,用笔俭省,逸趣横生,质朴的画作显现出睿智、幽默、凝练、平和的个人风格。齐白石的人物画远早于他的花鸟画和山水画,创作上追求文人画的笔墨意趣。扬州重刻《北平笺谱》时,也把这四幅笺纸佳作悉收。《齐白石辞典·师友及其他》中,专设“鲁迅”条目,说他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与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第五册收有齐白石画作二十页。其中荣宝斋所印十二页为花果,李振怀刻;松华斋所印四页为花果,张东山刻;散文斋所印四页为人物,李华庭刻。齐白石称‘选录者极有眼力’,引为知己”。

鲁迅先生还藏有“现代制笺第一人”林琴南的山水笺,以及陈半丁的花卉笺、江南辛的花卉笺,这些虽属小品,却非常精致,诗意盎然。江南辛师从陈师曾和陈半丁,画作自然不俗。还有慈禧代笔缪素筠的花鸟笺、王梦白的罗汉笺,以及戴伯和的鹤笺、李柏森的花卉笺、王振声的动物笺,还有西域古迹笺等,由此可见鲁迅先生的“笺纸”朋友圈阵容强大。



鲁迅的版画世界



随笔

他为什么不下船

——《海上钢琴师》观后感

董雪丹

他是一个为琴而生的人。他的手在琴上,会飞,会舞,会跳,会跃,一双手仿佛可以幻化成无数双。他的心在琴上,琴声会哭,会笑,有情,有爱,明净而纯粹。他属于一片无限的大海,属于一艘有限的船,他终生没有走下这艘船。他也曾试图走下这艘船,但终究没有走下去。遥望,他害怕城市的连绵不绝。在他眼中,城市是无限大的键盘,怎么奏得出音乐?这无穷无尽的键盘,不是给凡人奏的,他无法用自己掌握不了的键盘弹奏出心底的音乐。他没法舍弃这艘船,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船上,琴上,有他的一生。这是五年前在电影院重温电影《海上钢琴师》时写下的文字。在微信朋友圈里偶然翻到,被当时的感受触动,于是第三次打开这部电影。他被抛弃在一艘大船上的一架钢琴上,似乎是一种冥冥中的注定,注定他此生拥有的就是一个海上世界,就是一个钢琴的世界。船上一个好心的工人收养了他,给他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让人记住的只是 1900,这是一个数字,是他出生的年份,也是他的名字。

他在阴暗的舱底长大。值得庆幸的是,他拥有与钢琴的缘分,也拥有弹琴的天分,他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交给了钢琴,飞升,飞翔。

海上的暴风雨中,钢琴和巨大的顶灯都在摇动,他指下的旋律亦随之而动。他的旋律从哪儿来?从心里。他

心里的声音从哪儿来?来自他的眼睛,来自他对身边世界、身边人的观察,他可以一边与朋友描述他眼中的船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一边指不离键。指尖流淌出的声音时缓时急、时抑时扬,随着他所见人物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仿佛在印证他的描述,音乐变成了一种语言表达。

弹琴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的思想去了哪儿?他想到过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吗?人生就是一次旅行,不管中间有过怎样的狂欢,到了终点,总是要下船的。但他不下船,别人都下船时,他一个人在船上徘徊,船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爵士乐的发明者因为听到有人说 1900 弹琴得最好,就来船上挑战这个“不上岸”的人。1900 却是一脸的费解,满眼的迷茫:“为什么要决斗?”他伸出去的手,对方并不握,他又微笑着走开。面对气场强大的对手,他看起来有些怯场,对方弹奏的琴声响起,他感动到流泪。他不知道对方为什么挑战,也不知道什么是决斗,他只是纯粹地跟着自己的心走。当他的手在琴键上跳跃翻飞时,船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观众,都为他喝彩、为他欢呼。这是他的琴、他的船、他的世界。

一个女孩从他窗口经过,只一眼望去,已是一生。琴声就是他的诉说,就是他所有的表达,他用整颗心、整个生命去弹奏这一生一次的爱,哪怕这爱是如此飘忽、短暂,即使他迎面走去,最终也只是擦肩而过。他唯一的

一张胶片因她而生,他想送给她,却未能如愿,于是,胶片碎成他的心……

什么理由都没能让他走下船,包括爱情。对他而言,只要走下船去,就可能得到名声、财富、爱情,只需迈出一小步,走下船。可是,他为什么就是不下船?

“为什么?为什么?陆地上的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去问为什么。冬天来了渴望夏天,夏天到了又害怕冬天再来,所以永远不厌倦旅行,总是追寻遥远的地方,永远是夏天的地方。我觉得这不是不适合我。”他明确地知道自己不适合他,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要什么样的生活。

当然,这种生活也有遗憾,他从没听到过大海的声音,因为他出生在海上。从海上看海,和从陆地上看海,是不一样的。海上长大的他听不到大海的声音,而陆地上的人会因为第一次见到大海而震撼,而去追寻,会听到大海的声音。为此,他也想过下船,去重新开始,去改变生活,可是,他最终还是没能走下去。他说,阻止他的,不是看到的,而是看不到的东西。城市不断蔓延,看不到尽头;街道实在太多,选不出自己该走哪条路。他可以用有限的琴键创作无限的音乐,他只会这样生活。对他而言,在音乐的世界里,世界的开头和尽头就是这一艘船,而陆地是一艘巨大的船,一场天无日的旅行,是一段他无法掌控的乐曲。

最后,他躲在船的阴影里,或者应该说,他藏身于钢铁的废墟里,即便再

也没有人随之翩翩起舞,即便炮弹不断地飞落,他依然在弹奏,哪怕,根本没有琴,他的手依然在他心中的琴键之上,乐声依然在他心里流淌。直到船被炸沉,他也没有踏上岸,也许,与船一起归于大海,是他最好的归宿吧。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出生证明的人,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地存在过,好像并不重要,他只是个遥远的传说。这个遥远的传说,也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

他看似放弃了一切,甚至生命,却在心中拥有了自己想拥有的一切;他看似如无根浮萍,却拥有一种他人无法企及的坚定选择;他的经历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关,却可以理解成是我们内心平静和安宁时的一种清明状态;他的生命看似短暂而简单,却又是那么丰盈而精彩……

与其说,这部电影在讲述一个海上钢琴师的故事,不如说,这部电影在阐释一个无解的哲学命题。问他为什么不下船,就像问人该怎样活着,原本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或者说,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生在船上,长在船上,船就是他生长的整个天地,他的梦想就在船头船尾之间。生于船,死于船,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亦不也是如此吗?只不过把一艘船换成了一片土地、一座山岗,或是一个世界。他只是自然而然地跟着自己的心走,走在音乐的世界里,走在自己的天地里,只是在不知不觉间,走向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诗歌

庭院三友

李绍彬

紫竹

月送疏影动南窗,
寒风频来摇修篁。
竿竿青翠正堪舞,
任尔婆娑任尔飏。

黑松

势如虬龙依石裁,

雪压青枝去尘埃。
生性不畏寒刺骨,
敢向玄冥避风来。

蜡梅

虬枝疏斜点点黄,
新蕊半开淡淡香。
冬种早识铮铮骨,
遣将银花片片妆。

冬荷(外一首)

田军

冬至的时日

我站在万亩龙湖岸边
看到满满的一湖冬荷
它静静地站立于湖中
不晃也不躁 毫无声息
并非刻意向下颌首
纵使风吹雨打 阳光普照
在每个角落都岿然不动
仿佛这样会获得
更长久的温暖 默默等待
那解冻的时刻

面对深远的天空 落日和星光
总有一些恰到好处的呈现
在某些画面或镜头里恣意地

展现
一些美的定义 和光影或距离有关
把杂草或荆棘剔除 剥离再删减

都毫不逊色春之蓬勃 夏之

葳蕤
若果 再聚焦一点
影影绰绰 或近或远
扑鼻的香气会暗暗袭来
洒满这烟火人间

蒲公英花

在冬日的龙湖里
我看见了冰雪一样的蒲公英花
白亮亮的 如碎了月光
置身其中 伸手摘一朵
又摘一朵
一朵比一朵白
小小的白花在宁静的漂泊中
悄然地飞舞
不知道我是不是她温暖的港湾
打开怀抱
在这冰天雪地中
把梦贴近黎明

随笔

凡人晨曲

黄长春

大抵是生物钟的作用,抑或女儿在临县就读高中时陪读养成的习惯,几年前,我开启了早晨 5 点钟就醒的自我唤醒模式,几乎与闹钟一样精准。

送女儿到校后,上班还早,我便决定做些什么来打发早晨这段时间。

我自幼爱国学,因工作原因,又常年和文字打交道。闲暇时,我喜欢阅读古诗词,于是,我便把日常浏览的、手机推送的,或者是老友围坐谈及时的诗词打印出来,做成小卡片,方便携带。沿着小区步道或马路健步走时,或朗读或背诵,自言自语,自说自话间不时添加些略显夸张的肢体动作,忘情时也会吸引路人侧目。每天约 5000 步的行程,每每会有两三段国学经典入脑入心,一些数百字的长文,一月有余,亦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健步走的路线相对固定,诗词古文亦日积月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仰望明净的天空,吟诵古诗,恍若与古人隔空对视,彼此皆叹如沧海一粟。

县城规划有新区,新框架、新道路、新绿植,一切都是新的,空旷、静谧,景色宜人。我陪读租的房子,就在县城新区。一日晨起散步,瞥见一棵行道树上因悬挂标语缠绕着一根锈迹斑斑的铁丝,随着树干变粗,铁丝已嵌入树身。我赶紧解下,铁丝竟带出些充满汁液的血屑。我清楚树木强大的再生自愈能力,但它不怕铁钉穿身,就怕外圈缠绕,即便是一条扎紧的绳子,也会阻断大树的生命通道。这勒痕,一两年后再看,依然清晰可辨,足见对树木伤害之深。就这样,如同强迫症般,健步诵读的间歌,我眼睛扫描着沿途绿化带,寻找被缠绕的树木,几乎每天都有“战果”,我感觉自己就像树木的外科医生。再后来,我兜里揣着剪子、钳子,

一路走一路剪,偶尔将这一行为发到朋友圈,会赢得百余点赞。遇到那些嵌入树身、不能简单取下的顽固“钉子户”,我就只好求助于园林部门工作的老友。他办事像讲话一样利索,往往在微信回复“收到”后,把半小时,就派专业人员带着专用设备到了,可谓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后来我们偶遇,谈及此事,直爽的老友与我颇有同感:“如果树能讲人话,肯定会骂娘。咱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这些勒进树干的铁丝!”

我喜欢逛早市,但耗时久。为不耽误上班,晨练后逛早市大多在周六周日或者孩子的假期。生在乡下,长于农村,自诩血液里充盈着乡土情怀的我,钟爱无公害、自然生长的菜瓜果。农历三月的蒲公英,洗净留根,可直接熬煮茶水,亦可焯水凉拌。紧接着的一段时间,香椿、马齿苋、五月鲜、香姑娘、地黄瓜……各种时令蔬果上市。因为逛早市,我结识了很多老大爷、老大娘。也只有在他们这个年岁,才能把房前屋后的地坎利用起来,自给自足后,再蹬着三轮车、自行车,到每天清晨延续不足两小时的集市上,将蔬果倒换成油盐钱。老人们几乎是不用秤的,论“堆”买卖,且允许还价。唯一不便的是交易方式,不能用手机支付。也只有去逛早市时,我兜里会放些纸币、钢镱。每个周末晨起,我都会被新鲜的食材诱惑而来,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

屈指算来,我已在这健步诵读曲、随手剪缚曲、早市尝鲜曲的唱和中走过十载。手机里每日捐出的公益步数,渐渐成了让我炫耀的资本。和步数一同记录下的日子,从时到天,自指尖流逝。唯有一段段美好的词句,萦绕脑海;一棵棵挺拔的树木,岁岁枯荣。这,也许就是生活与成长的动人之处。

道源



本版统筹审定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oyuan@126.com